

我的父亲

卢作孚

卢国纪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我的父亲

卢作孚

卢国纪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父亲卢作孚/卢国纪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3

ISBN 7-220-06298-2

I. 我... II. 卢... III. 卢作孚(1893~1952)—生平事迹 IV. 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6845 号

WO DE FU QIN LU ZUO FU

我的父亲卢作孚

卢国纪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王华光
邹小工
古 蓉
伍登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 @ 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679239

制 版
印 刷
开 本
插 页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成都勤慧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新华印刷厂
880mm × 1230mm 1/32
10
14.625
366 千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1—9100 册
ISBN 7-220-06298-2/K·898
25.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我的父亲卢作孚

(1893——1952)

前言之一 没有被人忘记

岁月总是按照规律永不停息地一天天逝去。今天的人和事，到了明天就会成为过去。有的人和事将随着岁月的流逝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化，然后消失。但历史毕竟是历史，那些不应被遗忘的人和事，无论岁月怎么流逝，终究还是不会被人忘记的。

自从1952年2月13日重庆的报纸最后一次刊登有关我的父亲的报道以后，他的名字就从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上消失了。一年，两年，三年……似乎，他已完全被人遗忘。可是后来，在特定情况下发生的几件特定的事使我突然发现，我的父亲其实远没有被人忘记。

第一件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那个时候，一切都颠倒了：好人变成了坏人，坏人变成了好人；“革命”小报满天飞，“红色”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满了重庆街头。狂热的“革命群众”由抄家、揪斗演化而为“文攻武卫”，一时间，枪炮声、高音喇叭声代替了口号声，接着坦克上街，舰队出动，使整个重庆变成一座恐怖的城市，重庆也因此而闻名于世。就在那段除了枪炮声和高音喇叭声之外再没有其他声音的时候，在重庆人民被压抑得窒息而看不到

希望的时候，一些关于我的父亲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突然悄悄地，然而广泛地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使我非常惊讶。有一个故事说：我的父亲少年时候是重庆一只过江木船上的小船夫，为人善良、朴实、勤奋。有一次，一个很有钱的富翁乘船过江，不小心把一只贵重的箱子丢在船上了。我的父亲发现了这只箱子，急忙追着给他送去。那富翁感激万分，送了一只小金船给我的父亲，从此我的父亲办起了民生公司，把外国船赶出了川江。又一个故事说，我的父亲少年时候原是重庆码头上替人搬运行李的小力夫。有一次，他给一个外国船主提行李。那外国船主看他聪敏、勤奋、忠厚，便将他雇到自己的轮船上当小工。他在这艘外国船上，看到那些洋人不把中国人当作人，很气愤，于是拼命干活，没过几年挣了钱，自己买船，办起了民生公司，很快把那些外国船赶出了川江。如此等等，一个比一个离奇，一个比一个荒唐。然而有两点是所有的民间故事都相同的，那就是一致说我的父亲是贫苦的，是聪敏、朴实、勤恳的；一致说我的父亲办民生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赶走外国船。这些传奇故事居然广为流传在“文革”那个无情的年代，是个奇迹。这使我在事隔十几年后第一次发现，原来我的父亲并没有被人忘记。人们在那个困难的时刻想到了他，善良的老百姓在怀念着他。

又过去一年，第二件事发生了，仍然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当时我正患着严重胃病，在重庆城里治病。有一天，突然接到我工作的单位——松藻矿区生产建设指挥部以“机关革命领导小组”名义给我发来的一封信，“勒令”我十天之内必须回矿区参加“文化大革命”，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我预感到一个本该早来的灾难终于就要到来，只好拖着病体，按时回到松藻矿区，被安顿在一间“牛棚里”，和已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住在一起，等待着命运的摆布。那时，“军宣队”已进驻矿区，矿区的气氛十分紧张。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灾难没有发生。又过了几个月，到

了1969年，“工宣队”又进驻矿区，气氛更加紧张。眼看一个又一个本来无辜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斗争，然后加入“牛鬼蛇神”的队伍。我心里明白，自己加入“牛鬼蛇神”队伍的時刻也到了。其时我已被转移到一间仅够放一张床的斗室居住。有一天晚上，进驻矿区的“工宣队”队长和另一个工宣队员出人意料地突然来到我住的小屋，与我握了手，然后用一种非常恳切的语气对我说了以下一段我永远不能忘记的话：

“我们是天府煤矿的老工人，我们知道卢作孚，他是好人。我们都记住他。你不要担心，过几天我们就让你回重庆去医病。”

这是多么感人的话啊！还有什么语言能像那位“工宣队”队长的话那样朴素简洁，但却表达了工人们对我的父亲的深切怀念呢？就这么短短几句话，说出了人世间最真诚、最质朴的感情。我流泪了。这样，我又一次知道我的父亲没有被人忘记，他被那么多纯朴的工人怀念着。而粗心的我，竟忘了问问那两位老工人的姓名。但我终有一天会寻出他们的姓名的。

第三件事发生在几年之后，“四人帮”已被打倒，“文革”已经结束，十年动乱也已随之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了全国性的拨乱反正，为冤假错案评反。在我的妹妹国仪的不懈努力下，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为我的父亲作结论。1979年12月下旬，经过半年的调查后，四川省委统战部将我的哥哥国维、妹妹国仪、弟弟国纶和我邀请到成都锦江宾馆，讨论关于我的父亲的结论稿。在讨论当中，负责调查工作的两位处长对我们说：在他们半年的调查中，所有接受调查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说我的父亲非常好，“好像比马克思主义还马克思主义，比共产党员还要好，这可能吗？”尽管这个比喻不恰当，但却使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父亲绝没有被忘记，他被所有的人——普通老百姓、普通工人和一切知道、认识和了解他的人深

深地怀念着。

1980年中国共产党为我的父亲作的结论是：“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是的，我的父亲没有被人忘记，50年来，他一直都没有被人忘记。

前言之二 作孚园

北碚曾经是中国西部市镇中的一颗明珠。这颗明珠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曾经放射过耀眼的光辉，为世人所瞩目。

我常常到北碚去。有时候是陪海内外的客人去，有时候是带我的儿孙们去。无论是陪客人去，还是带儿孙们去，我都怀着一个愿望，就是让他们去看看那个 70 年前由我的父亲亲手建设起来的中国西部第一个现代市镇，尤其去看看那个坐落在北碚公园里面的“作孚园”。

1944 年，我的父亲曾经深情地说：“北



● 海内外人士捐资修建的作孚园

碚是我的第二故乡。”

北碚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爱北碚，我爱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那里的一切——从市镇到体育场，从街心花园到法国梧桐，从科学院到图书馆，从医院到学校，还有那散布在山间旷野的工厂、煤矿、轻便铁路和闻名中外的北温泉公园，无一不凝聚着我的父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心血，无一不使我感到无限亲切和崇敬。

我想这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才能有的感情。除了我和我的儿孙们外，海内外所有认识、了解和知道我的父亲的人们，也都和我一样，对北碚充满了真挚的感情，不为别的，仅仅因为它是和我父亲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那些原来并不知道、不了解我的父亲的人，去北碚看过作孚园，看过那些屡遭毁坏还残留下来的历史遗迹以后，也无不为之感动。

北碚公园坐落在紧靠北碚市镇的火焰山上。70多年前，我的父亲带领一批士兵和学生刚刚把它修建起来的时候，叫做火焰山公园；20世纪30年代扩建后，改名平民公园；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改名北碚公园。“作孚园”就建在这个公园里面，成为园中之园。这是由海内外民众捐资于1989年修建起来的。

非常巧合的是，作孚园所在位置，恰好是我的父亲1927年开始北碚社会改革试验时第一个搬掉菩萨，利用庙宇建立博物馆，开始建设新的社会结构和开始乡村建设的地方。它高踞火焰山顶，遥对缙云山的连绵峰峦，俯瞰整个北碚市镇和景色如画的嘉陵江。

这些年来，我不知多少次走进作孚园。每当我来到这里，那肃穆的塑像，感人的碑刻，葱郁的林阴，整洁的石阶，总会将我带回到遥远的过去。父亲那诚挚和蔼的面容，坚定刚毅的眼睛，简洁有力的语调和朴实无华的衣着，立即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在作孚园的每一块石碑前、大理石塑像前和墓前，给客人们讲



● 我的父亲的塑像和父母的墓地

述这位不平凡的爱国者无私奉献的一生；在作孚园的每一块石碑前、大理石塑像前和墓前给孙儿女们讲述他们的曾祖父曾经怎样为他无限热爱的祖国所作出的一切牺牲和贡献。每当我讲述往事的时候，泪水总会不由自主地模糊我的眼睛。

请读读这些石碑上刻着的字吧：

“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润的。”

“我们要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都做得来。”

“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

这是我的父亲自己讲的。他也是这样做的。

“耐劳耐苦，大公无私。”

“公而忘私，为而不有。”

“忘我忘家，绝对无私。”

这是黄炎培先生、梁漱溟先生和晏阳初先生写的，他们是这样高度赞誉他的。

实际上，在梁漱溟先生于1987年写的《景仰故交卢作孚先生献词》中，在“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八个字的后面，接下去还有这样一句：“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而在作孚园石壁上刻的那篇晏阳初先生于1982年在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写的《敬怀至友卢作孚兄》的短文中，在“忘我忘家，绝对无私”八个字的后面，紧接着还有这样一段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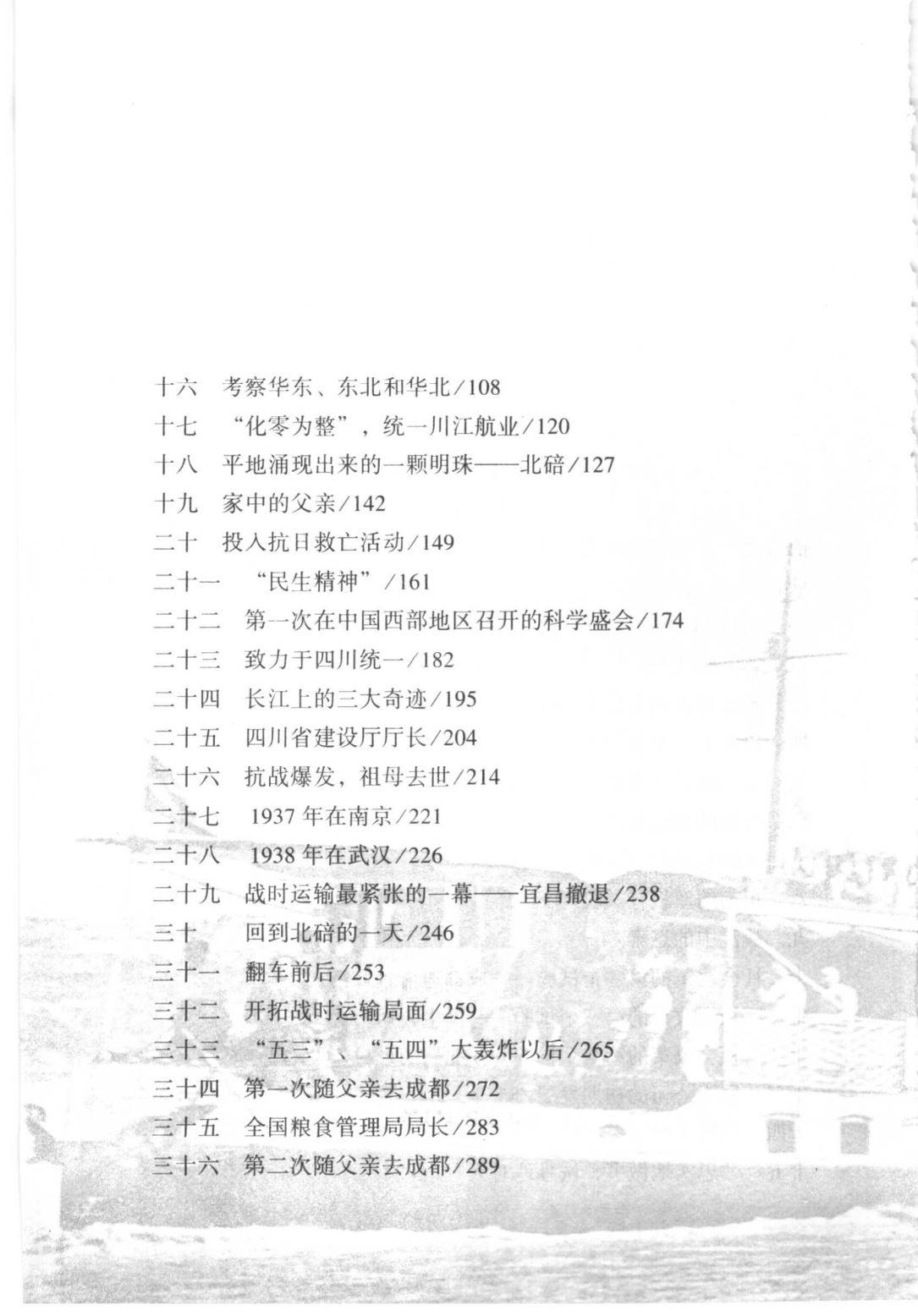
“……抗战中，他有一次病了，他的家人想买只鸡给他吃，连这钱都没有。由此可见他的人格的伟大。所以，知道他的人，都敬佩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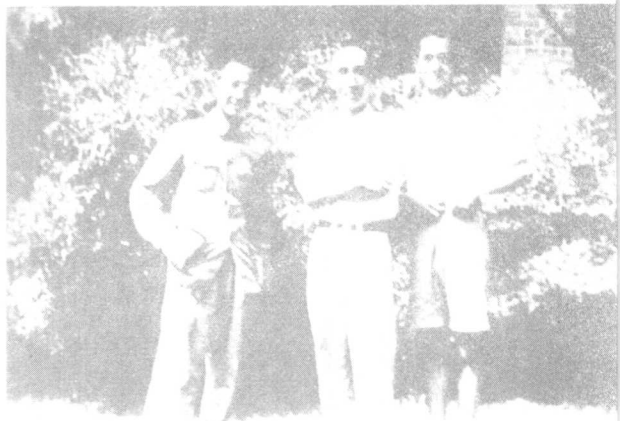
读到这些，我怎能不含泪，所有来这里参观的客人们怎能不感动，我的孙儿女们怎能不为他们有这样一位曾祖父而感到自豪，并且由此懂得自己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

这就是我的父亲卢作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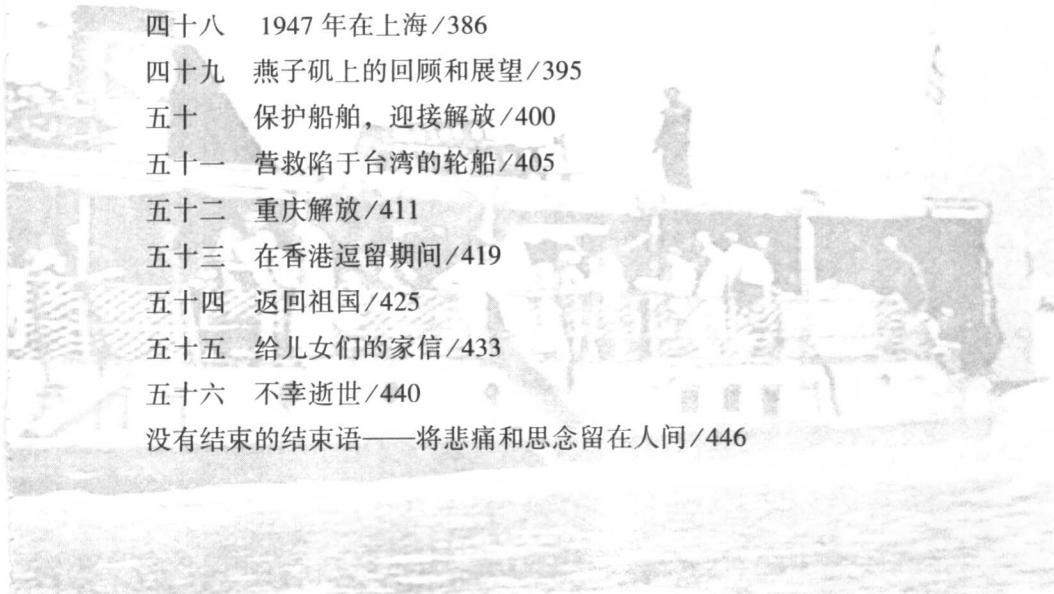
目 录

- 前言之一 没有被人忘记/1
- 前言之二 作孚园/1
- 一 家世/1
- 二 童年时代/5
- 三 到成都去刻苦自学/10
- 四 投身辛亥革命/15
- 五 到上海去寻求救国真理/20
- 六 从教师到记者/27
- 七 五四运动与《川报》/31
- 八 川南的新教育试验/35
- 九 战乱中的思索/44
- 十 社会改革的第一个试验——成都通俗教育馆/50
- 十一 社会改革的第三个试验——民生公司/59
- 十二 社会改革的第二个试验——北碚的乡村建设/73
- 十三 民生公司的初期发展/85
- 十四 中国士兵第一次登上外国轮船检查/92
- 十五 “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102

- 
- 十六 考察华东、东北和华北/108
- 十七 “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业/120
- 十八 平地涌现出来的一颗明珠——北碚/127
- 十九 家中的父亲/142
- 二十 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49
- 二十一 “民生精神”/161
- 二十二 第一次在中国西部地区召开的科学盛会/174
- 二十三 致力于四川统一/182
- 二十四 长江上的三大奇迹/195
- 二十五 四川省建设厅厅长/204
- 二十六 抗战爆发，祖母去世/214
- 二十七 1937 年在南京/221
- 二十八 1938 年在武汉/226
- 二十九 战时运输最紧张的一幕——宜昌撤退/238
- 三十 回到北碚的一天/246
- 三十一 翻车前后/253
- 三十二 开拓战时运输局面/259
- 三十三 “五三”、“五四”大轰炸以后/265
- 三十四 第一次随父亲去成都/272
- 三十五 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283
- 三十六 第二次随父亲去成都/289



- 三十七 重病期间/298
- 三十八 民生公司在战时的牺牲/304
- 三十九 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312
- 四十 “不容易被人理解的人”/321
- 四十一 始终不忘北碚建设/328
- 四十二 人们眼中的北碚/334
- 四十三 战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344
- 四十四 出席国际通商会议/356
- 四十五 同孔宋集团的斗争/370
- 四十六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375
- 四十七 到加拿大贷款造船/381
- 四十八 1947 年在上海/386
- 四十九 燕子矶上的回顾和展望/395
- 五十 保护船舶，迎接解放/400
- 五十一 营救陷于台湾的轮船/405
- 五十二 重庆解放/411
- 五十三 在香港逗留期间/419
- 五十四 返回祖国/425
- 五十五 给儿女们的家信/433
- 五十六 不幸逝世/440
-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将悲痛和思念留在人间/4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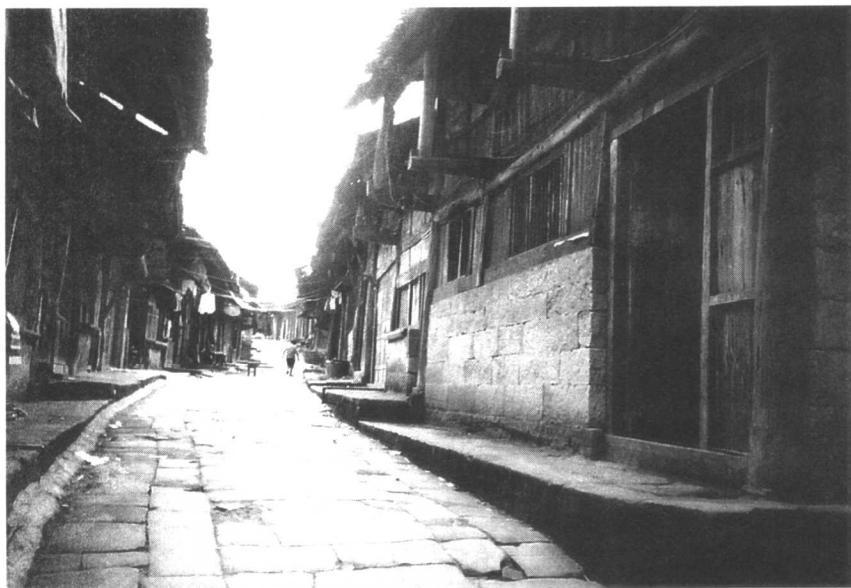
一 家 世

要记述我的父亲的一生，必须从我们家的家世说起。

我的老家本来在四川省合川县距县城几十里路的肖家场^{〔1〕}。这个肖家场可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乡场。从表面上看，它与其他任何乡场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你到它的街道上去走一走，你会惊异地发现街道的这一端是合川县属的肖家场，而在同一条街道的另一端，却是岳池县属的肖家场。同一个乡场，同一条街道，被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一分为二，一边属合川县，一边属岳池县。

我的老家不在肖家场的乡场上，而是在离乡场不远的农村中。从地图上看，四川省的东部地区属丘陵地带，不是平原，然而肖家场的农村却是一片不小的平原，一座座小山丘，零零落落地点缀在这片平原上，特别引人注目。这里有溪，有田，有土，盛产稻谷、玉米和杂粮，是一个相当富庶的地方。但是居住在这里的人家，却并不都是富裕的，大多数人家是世代代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我们家就属于贫困农民那一阶层。

〔1〕 现在是重庆市管辖的合川市肖家镇。



● 合川肖家场

我的曾祖父卢仲义是肖家场农村一个典型的雇农，自己没有一寸土地、一件农具，在一个地主家帮长工，替地主耕种田地，一家老小赖以为生。在那个苦难的时代里，沉重的封建枷锁牢牢地套在每一个贫苦农民的头上，压得他们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一年到头含辛茹苦地劳动，到头来还是缺衣少食，过着十分艰难困苦的日子。

我的祖父名叫卢茂林，从五六岁起就在地主家当放牛娃，饱尝压迫剥削之苦。地主家的小少爷凶恶极恶，常常欺负他，动不动就打骂、吐唾沫、抽鞭子。我的祖父个性十分倔强，绝对容忍不了被人欺凌，但为了一家人平安度日，起初还只得默默忍受。终于有一天，当小少爷又一次凶狠地鞭打他的时候，我的祖父忍无可忍，横下一条心，将那地主家的小少爷掀倒在地，痛打一顿，然后只身一人离开肖家场，逃到了合川县城，身上只带了曾